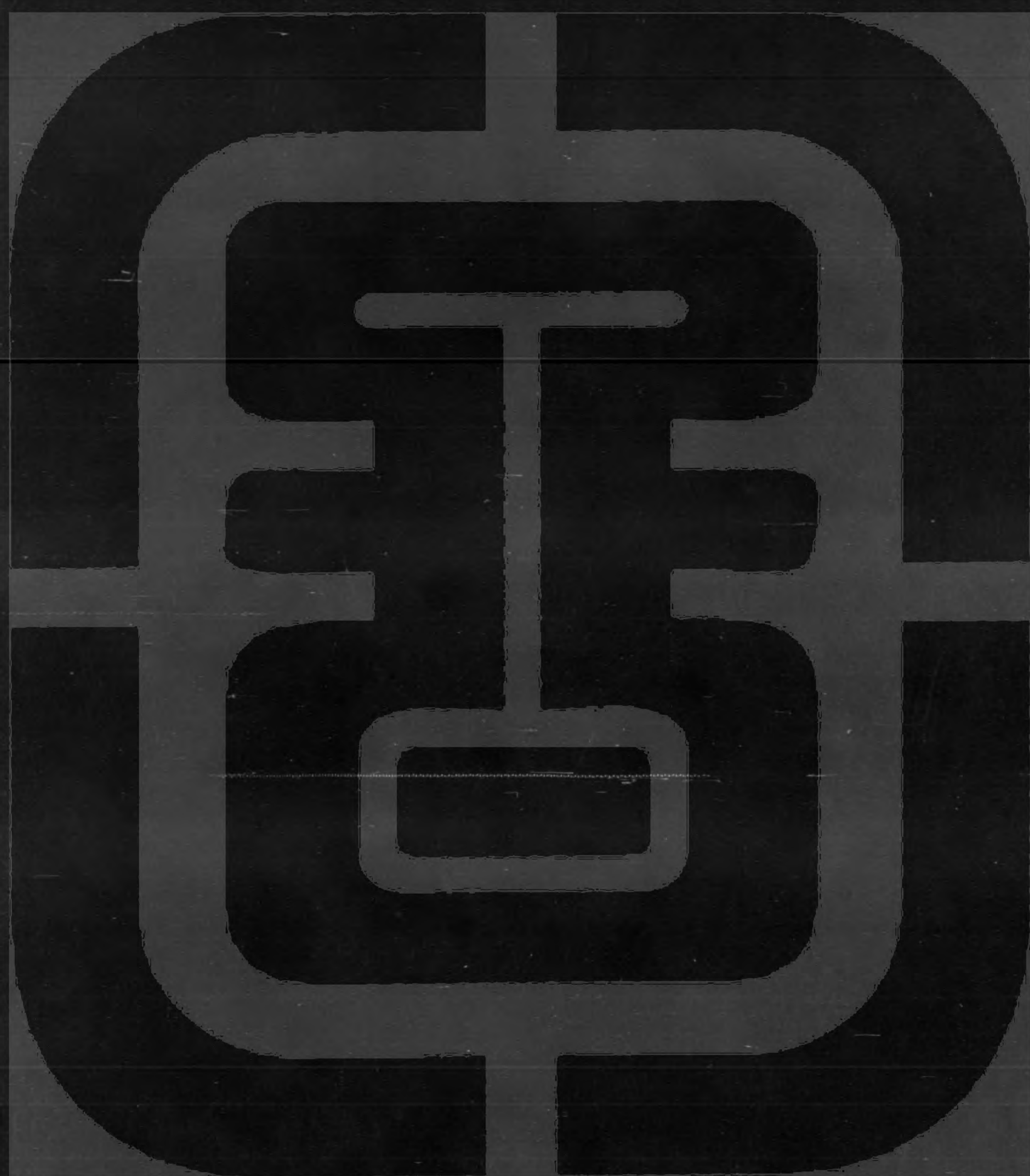


二十九



新安文獻志九十三

乙集

行實 寓公

孔右司 端木傳

李以中

孔右司端木字子與舊名端朝先聖四十八世孫昭陵朝為中執法名道輔其曾祖也未冠能屬文宿興賢關藉藉有聲宣和四年徽廟幸學訪先聖後以行藝俱優特賜上舍出身解褐除太學正建炎南渡走行朝註繫令因卜築焉分教宣城除正字遷小著慨然以殺青為已任建言唐以韓愈為史官當時各致所聞乞召中外如唐故事歷都官司封郎雖在省曹猶兼著作建炎初移禮部貢院於諸路命漕臣領其事姦弊百出公請復祖宗舊制從之擢右司郎知袁州累奉祠起知臨江軍一新校舍撥黃冠私田益學糧既去諸生祠之道感疾卒公自幼以文知名至老益高古有南渡集二十卷孔氏子孫聚居闕里幾二千年自中散傳及公五位隨駕而南散居衢徽湖撫四州今四世矣子四瓌德

興簿璣監左藏庫璣江都令璣石埭簿國朝尊禮先聖具有異章令監
司保舉孔氏有行義入教諭本家子弟依學正例供給此元祐元年也
詔免孔氏稅租此太平興國三年也端平乙未三月教授李以申到學
之初首訪右司之後謂先聖以六經四書師表萬世而子孫欲肄業庠
序者乃拘以春秋二補之法甚非尊師之意江都令之子慈德齒俱尊
鄉評推重所居乃學之舊址而歲輸養士錢遂援祖宗故事申言於郡
以禮崇請處之學正俾其子弟來游併與地錢除之劉侯炳悉從其請
宣聖子孫若谷授官錄黃尚書吏部前相州司戶參軍孔若谷
道輔父舜亮前任得用曾經試中後有合該收使舉主二人以上免
選縣尉係重法縣分選關准條依名次路分遠近地及乞注澶州清
情重人又係重法縣分選關准條依名次路分遠近地及乞注澶州清
人願就合該差注前任聖人擬澶州清豐縣尉兼管勾黃河埽岸填
三願就合該差注前任聖人擬澶州清豐縣尉兼管勾黃河埽岸填
關令治左僕射臣等言右僕射臣等言右僕射臣等言右僕射臣等言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等言右僕射臣等言右僕射臣等言
趙中聞謹奏

月十一日午時都事張真卿受右司郎中徐彥孚付吏部
書祖洽符到奉行告澶州清豐縣尉兼管勾黃河埽岸填
被一日符到奉行告澶州清豐縣尉兼管勾黃河埽岸填
右奉聖旨宜差徽州黟縣令右迪功郎孔端朝以朝
此際過魯而祀孔子崇儒之意後世稱焉朕覽史書而太息願
之廟諭於腥臊于茲累年矣惟時裔孫文舉行義名在冕笏召而
克告我猷俾更官秩以予意嗚呼不益勉之可待授左承事即奉
教如右僕射到奉行告澶州清豐縣尉兼管勾黃河埽岸填
事勝非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浩院兼書右僕射中書門下
安宅外郎周中書舍人與義下平章事順浩院兼書右僕射中書門下
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浩院兼書右僕射中書門下
院權參知政事邦彥書史部尚書王淵非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朝奉一救如政事邦彥書史部尚書王淵非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右宣武軍節度使兼宣武軍節度使
依舊服色至管內勸農營田事右宣武軍節度使兼宣武軍節度使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何卬以勸善而先至之僕射同中書門下
孫孔璣傳曰子書門下無後何以勸善而先至之僕射同中書門下
初族尚克好修官之世於爾祖所以特授崇迪先聖至矣今改
義慶元中書舍人七月十八日右丞相授崇迪先聖至矣今改

付吏部告功右丞相關參知政事深甫行權主事尚書及之
關公議之○元給孔氏子孫游學宣聖五十皇代聖旨嘉議大夫
聖公據族元人孔克煥狀呈孫游學宣聖五十皇代聖旨嘉議大夫
往例應南等處遊學錢糧告乞施行得此照得元買書籍誠恐各處
依例應南等處遊學錢糧告乞施行得此照得元買書籍誠恐各處
書省禮部送崇奉禮部呈照得此照得元買書籍誠恐各處
國承者所當崇奉禮部呈照得此照得元買書籍誠恐各處
學院每朝支崇奉禮部呈照得此照得元買書籍誠恐各處
負奉聖朝崇奉禮部呈照得此照得元買書籍誠恐各處
行奉聖朝崇奉禮部呈照得此照得元買書籍誠恐各處
川縣廟學書院行驗此名憑每例應行御史臺札付今後除孔顏孟路府
議出給者書院行驗此名憑每例應行御史臺札付今後除孔顏孟路府
等收執准此吳王正其年月日○國初優免孔氏子孫差役帖
皇帝聖旨此吳王正其年月日○國初優免孔氏子孫差役帖
差役事仰更爲從實照勘別無詐冒依上優免與安府指禱爲孔氏
府儒學關該據儒人孔舜夫明和夫連名呈請行奉此照得先聖五
前項基地見蒙築砌城牆起蓋城樓及墳山稅產每歲依例輸納稅糧
外據雜地差役有本隅里甲不在此行優免將各戶一槩排充小甲等項
乞施雜地差役有本隅里甲不在此行優免將各戶一槩排充小甲等項
已孤行下道消之除名戶每歲依例輸納官賦外雜差役後宜優免
合下仰照驗依未與安府指禱內事理依上
優免施行不依未與安府指禱內事理依上

趙刑部善瑯傳

朱禮侍

趙刑部善瑯字德純祖士禴從南渡居歙叔父不俄登乾道丙戌進士
第積官正議大夫知郴州靖州終淮西安撫司參議涖官臨民有惠愛
善瑯以父武節澤授承信郎少有大志刻苦問學魁南官登嘉定元年
進士第換修職郎主湖州德清簿嘗謂士大夫涖官臨民不明九官無
以斷疑於是精熟中法科除大理評事改宣教郎知隆興府武寧縣置
貢莊造浮梁士民德之通判廣德軍值大饑借倉司米解錢數千緡爲
糴本民賴以活知興國軍有能名改知江州時水滂米價騰踴轉於諸
路糴米三萬餘斛分撥諸邑米價減半闔郡得更生上嘉其績增秩因
任控辭弗獲乞以中大夫澤回贈父母召爲刑部郎上意嚮用尋以疾
昇祠數月卒官至中奉大夫有自警編行世○必贊高祖不歲從南渡
居休寧必贊應右科累階忠訓郎登瑞平二年進士第換文授承奉郎
調南陵丞丁母艱孝慕盡哀服滿除餘干丞兼憲幕遷吉水令邑近蠻

蔡氏頑悍難治令多不終任必贊清明剛毅不畏強御得士民心五年
方滿授福建路轉運司機宜漕使賴之畫諾而已縉紳交薦就任除通
判建寧府卒姪良侂良偁同年登進士第良侂終司戶良偁性孝友居
官以廉平稱先尉石門兼憲司准遣遷淮東路總分司改京官出宰浦
城不願仕隱居墓側以終○良金祖崇忠官提舉崇福宮載父喪從南
渡至婺源太子橋卜葬北亭山下因居焉良金登寶祐四年進士授無
錫知縣文天祥陸秀夫皆稱其人嘗移書責賈似道誤國不報遂隱居
不出所著詩文號隨隱集按世系表太宗長子漢恭憲王元佐生漢懿
侯仲均仲均生朝奉郎士禮士禮生不佞不佞生善德不佞生善
君為石堦令允升第四子漢東侯宗楷生高密侯仲伴仲伴生北海
侯士禮士禮生信安信簡王允寧崇忠七世孫也

趙司法希衢傳子與急孫孟樵

朱禮侍

趙司法希衢祖伯固從南渡居婺源父師取累遷至忠翊郎希衢以陰
補將仕郎銓試補迪功郎授福州候官王簿臨政多平憲司郡守交薦

不就從常調轉真州司法及瓜而終自號可山有可山集子與急年
八暨弟與懲同登嘉定十七年武舉授承信郎本郡酒官仕岳鄂見知
運使憲使監饒之浮梁景德攝邑事有冤獄久未明與急受委不六日
而決丞相嘉之超遷不就從常調至秉義郎後五領文解遇覃恩廷對
轉京官都護新班承事郎而終子孟樵咸淳元年暨從弟孟括孟頴同
登進士第孟樵授修職郎吉州安福主簿升承信郎致仕自號古春有
古春集按世系表太祖長子燕懿王德昭第二子舒國公惟忠生
居熙四世生孟樵舉進士從質
生房國公世孟樵伯固其曾孫也

趙提幹時墜傳

洪杏庭

趙提幹時墜字德範祖彥翮從南渡居歙父烽夫陰右職入官兩請國
子監解為襄陽尉入京湖制幕時墜早孤母吳氏守志最之學年十七
請浙漕解繼請國子監解補宗學士大全董宋臣用事與同舍生伏闕
上書斥言其奸景定三年由魁舍試免省登第授興國軍教授秩滿辟

書其武庚申春用鄉邑薦授閩之邵武泰康邑稅務大使規畫有才月課增羨滿除山東萊州通運官恪勤所職供億無乏往來使之十有七年有官未入流品者得以明經舉之令用知濰州張友直薦學通經術以年未及五十授前職下車初值時祛除民害邑之貧孤身喧囂恣恣之間裁剗如流晨興秉燭視事嚴立信牌之禁發遣銷繳必于其前來者不得一跡六房踰關辨節吏無所容其弊董董猶奸題帖無貸邑四履東歛西黔南遂安北太平籍民三萬餘戶里長二百四十有七每里一圖戶口賦稅悉疏其間徭役三等九甲週而復始更不敢欺民從其無田者驗之以丁丁一歲庸止五日在所樂業先是里甲勾軍無問虛實不訾則定審之有無與決而請托不行和買病民籍其時直對物支付人得實惠恒曰官無侈用則民無妄費故一切儉以律下無藉游食鄉井曰野宰子者得其準魁二十七人痛繩之餘屏跡各衛勾軍補役餘丁更名異籍轉相為奸審得其實立發遣之十有九年始設

權長察有害民者立除之餘悉震懾府每帖下勾稽無間事完輒不惟貨贖否則毛舉細事為罪事至立決有所拘閱詣府與辨竟托不行千戶所有卒十蠻兒者強橫無賴人畏之若狼虎格殺小旗屢問不屈移委會問至則俛首伏罪曰周相公來我尚何詞十七都民有牛在山被害其舌者踪跡勿得則語之以曾有人來買否曰有之酬價不及而去自即其人矣第殺此牛必有來買肉告私宰者已而果然推問得實其舌尚在未食人神其事可方包孝肅云鄰邑欽民有訴殺人者初檢誣勘平民當其覆檢察得其人一訊即伏而平之寃讟獲伸邑民具姓者任廣東知事賊盈巨萬徵之屬邑不足濫及本縣所仇不已密緘上聞抵罪本府而誣指之患遂息邑在萬山間不通舟楫往來使客必以輜民病之思革其弊謂同寅官置一輜在廳待彼不應索而索者吾屬當自昇之聞者為之不敢啓齒五城黃瑾妻吳氏在邑朱原輕妻李氏皆娶居四十餘年撫子若孫特表其志節得旨旌其門閭闔邑之婦知

所勸其爲政務崇大體敦尚風俗嘗於廳事後堂扁曰正己以重端本
在任七年屢以勞累赴逮法曹而耆民范續卿朱巽齋等不難重趼願
以家產保其無他乞得賜宥還署耆民受賞而歸二十二年秩滿之京
例當調用邑之耆民老稚遮道扳留耆民方德茂等還舉再任後是本
府媚其廉能誣以他事令亦上其奸弊事府獲罪已仍還職二十四年
春以軍事錯逆再取至丘曹耆民朱良弼等復請闕舉留悉允所請不
幸嬰病卒於客邸是年三月二十日也邑民聞訃無不慟哭曰是父母
乎我者今已矣天故不壽若人使得終惠我民也邪街闕至爲之罷市
則相與擇地葬邑之城南邑民朱崐之所獻也旣葬更相率買田置宅
爲之代耕輸稅終養其妻子媿蘇氏子一人益清女一人奴奴享年五
十有一嗚呼何地不生賢何賢不世用何郡邑無良民以雷陽海濱之
地而杰出德成其人出宰休寧爲時麟鳳以廉能結
主之知慈祥愷弟得民之心在邑幾二考而秉心一致臨事不惑字民

如子是故民懷其德一有所事赴逮即奮力往拯如子弟之衛父兄至
願没入田產以贖其罪蓋惟其心切乎民民亦心切乎官官民以心相
感朝廷以心相應且其在任未去猶諉曰有所觀望而爲之者今也
身没矣以而尤惓惓其妻子必使生者得遂其生死者得安其所而其
民報德之誠舉無所憾矣抑民心之公不容泯固也恒情于其民之德
乎吾同官憫心狹量者不能忘乎媚忌之私今以聲視德成爲同寅不
惟聽其民之爲買田廬抑且代爲請文銘之金石足以見其能不拂民
心之公而未爲後來官此邑者之勸是皆可書也已爲之銘曰
在官不求名去官而民懷思其休寧之何武也邪視民如子沒身而民
益親愛其休寧之召杜也邪是豈是俎旣香火之妥靈有田有序復妻
子之得所我銘其阡有目咸睹其于激昂詎曰小補

中允趙先生文傳

家乘

先生諱文字煥然世爲山東齊河舊族宋元時有官峽州夷陵及淮東

運司者代遠譜逸莫得而詳父處士欽母王氏生二子先生其仲也性極聰慧九歲充邑庠生年十三食廩二十二以貢入太學季考率占上列洪武癸亥詔選堪爲人師者吏部得先生若干人

太祖皇帝面諭諸生若不恥下問三年來朝皆爲老儒矣遂注四川重慶府巴縣學教諭授符一勅一奉二親遵陸由漢中以徃抵任正身示教而於課試訓飭之條亦備且嚴諸生化服三載考績復任仍奉二親泝荆江而上間關萬里瘁養愈篤歷九年所教士取科第甚衆乙亥陞徽州府學教授會處士君卒哀毀踰禮不用浮屠法賃地安厝於歙東關服闋赴京上書自陳母老乞一資於鄰郡以便養遂授江西饒州府鄱陽縣學教諭食教授祿永樂元年以例赴京復除徽州府學教授母卒日夕悲泣以親喪在淺土乃竭力定卜于星洲馬尾山祈雨壩奉二親葬焉服闋還齊河祭掃祖墓至京師歷事刑科參駁一年授湖廣岳州府學教授先生凡歷三學恪守教法蜀楚之士多所造就其在新

安若都憲程公富輩皆弟子也辛卯詔吏部選老學之士能講說者尚書蹇公義以先生名上

太宗皇帝召至御前問諭授左春坊左中允賜宴俾輔

仁宗皇帝于東宮先生被知遇夙夜惓惓惟懼弗稱進講經史敷釋明

盡應制有作悉寓箴規 唐旨嘉獎癸巳正月二十日卒于南京年

五十有四子係奉喪還葬新安久之遂占籍于歙先生娶馬氏四子玉

璧瑛琮玉六子仁義禮智信倫智爲柳州興寧縣學訓導智四子曰

易冕昺昶中應天府鄉試先生在永樂間實與庶子黃公准諭德楊公

士奇金公幼孜贊善王公汝玉同官 官僚其後諸公從

龍悉登顯要或膺贈典而先生早世又乏裏言遂至淪落無復知者爰

撮其大畧如右以俟考據云

明故徽州府儒學教授贈嘉議大夫刑部右侍郎楊君昇墓碑

楊文貞公

銘

抗有君子曰楊孟潛沒三十年其子刑部右侍郎寧以前翰林侍講匡
南余鼎所誌墓文告予曰先君子受追贈 恩至三品法得立碑於墓
敢請刻辭于閭孟潛之行於士君子矣又與寧同朝厚善爲之序曰楊
本沈氏世家杭之錢塘業儒元杭州路儒學教授世隆生壽之壽之生
德文生而父卒鞠于舅氏遂蒙舅姓孟潛之曾祖祖考也母傅孟潛諱
昇自幼凝重不凡天性孝友髫齡已立志學問而且暮侍養不去親側
得親之歡一第篤愛之終身洪武丙子以春秋選鄉試明年會試中副
榜授教諭星子縣年甫二十餘惇持師道端威儀明講說自旦達夕躬
勤弗懈舉動雖微不苟屹然類老成人學者翕然服從前庶子廬陵鄒
緝方正不苟許可時佐教星子獨加禮于孟潛道譽之不置口星子學賢
科累歲不薦士郡邑及學官感於地理家言學地不利謀徙置孟潛道
至毅然曰學業至末有不薦者竟不徙其於學者誘掖獎勵忠愛懇到
久而彌篤三年學薦二人又四年薦四人皆登第自是科不乏升九載

考績陞邵武府學教授無幾調徽州府學施教一如星子所至諸生皆
從授春秋大比而升者比比善教之效有聞於時其爲人純實和易服
用儉素非道之言未嘗出口與人交愷言出而信其去也皆思之久
不忘平生以事親爲切要得祿必迎就養有欲以理民薦之者力謝却
曰今幸在散地且夕獲侍親側而奈何欲奪之乃止永樂甲午留北京
以疾卒卒時老親及妻子皆在徽甚貧惟以不獲終養爲憾徽人聞之
爲築室學宮之側以處其家非積行之誠有以致之乎卒於是年十一
月晦享年四十有二葬錢塘之花家原以寧貴累贈至嘉議大夫刑部
右侍郎嗜爲文章詩雅淡近古所著有拙齋叢書春秋正義藏於家配袁
氏封太淑人子男二長即寧舉進士擢官刑部主事陞郎中用佐武功
陞刑部右侍郎次宜鄉貢進士女二長嫁監察御史劉安定次嫁徽州
府學訓導張吳孫男四其昌其順其逢其祥銘曰
行莫先孝顯顯厥誠道貴善教群才以成忠厚之存平直之行天有報

施身後淳榮有赫嗣興我冠在廷振華履亨既崇以閑錢塘之原歸展
先塋貽後樹碑大史之銘尚書泰和三月王公直撰楊先生祠堂記
成其徒不讀而尤邃於春秋其所以教也必本於聖賢而潛錢塘人其學
於丙子領鄉薦得星子教諭星子曰士者前此無與薦書者不惑於異說洪
武不利謀從焉先生適來力教止之日為士者不與薦書者不惑於異說
地之過也乃與諸生日夜講學求所以治己治人者俾身體力行之
其餘日肆力於文章諸生感先生之教已益自淬礪既三年薦二
四年薦四州人皆登第先生善教皆樂從先生亦樂以聖賢傳為之講
調三綱五典日用事物常理之剖析精微於義利之間曰如是而王
如三綱五典日用事物常理之剖析精微於義利之間曰如是而王
領薦而升者亦十數人將起先生有親在堂居貧守約而篤於孝養當路
者知先生有治才將薦起先生有親在堂居貧守約而篤於孝養當路
欲榮貴其身乎諸公酒止歲辛卯先生力辭曰奈何奪人父母於孝養而
於親所以待之者亦如先生時終養之而受學焉未樂甲午先生捐館而
居之厚所以待之者亦如先生時終養之而受學焉未樂甲午先生捐館而
人愛與先生如累世親戚之家今復廣舊齋故址作堂以奉先生深惡能
弟明且行之大倫有五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而師不與焉然道之所
以明且行之大倫有五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而師不與焉然道之所
序朋友之信有不可忘報哉古所謂爾先生道之所系也任道之重以厚
人倫美教化奚可忘報哉古所謂爾先生道之所系也任道之重以厚

矣生之教亦率是而已而居於斯門人後世之所仰賴而師法者
笑貌志意樂嗜皆可以想見精神血氣之感通昭明君高之發見當必
有樂乎心者循先生之教以上亦子朱子而篤不忘修己治人之道皆
調至其極則何謂善學者矣此周先生志而後人謂先生之所當務也寧累
侍師吳寧而卒享褒贈以善按察司副使莊觀之費力多出程君其史則
張吳許士達知府江浩制尊康懷今徽州府學教授羅倫訓導鍾振皆
仰慕先生亦相與助成之既完州郡君告子曰先君子之教授徽州一
時英才皆願學因得以為獎勵成就之子孫俾知祠堂之所以作而思
乃為掃於無窮予嘉其意
武畧于公聰傳
夏大理

公諱聰字公遠姓于氏其先徐州豐縣人曾大父而上率有隱德大父
海當 高廟龍興仗劍從戎入補羽林出戍新安卒以戰沒父興代之
以功為什伍長 文廟初從下交趾授新安衛百戶再往征交趾叛者
沒柳州公時方九歲聞訃即哀慟不自勝觀者感嘆少長知自立讀書
史務通其大義而識度宏遠奉母吳氏孝養備至人預策其不凡求樂

壬寅以父沒王事進襲副千戶洪熙初領屯田百廢并舉啓築涇縣潘村賽公諸陂填畜水灌田萬頃入利之至今宣德中督運京儲立法刻弊糧不耗而軍無私逋上官取爲漕規正統癸亥賜 誥授武畧將軍管軍千戶公年益茂事益核尚書周文襄公及諸巡撫者雅知公能有軍事必見委公亦悉心經畫舉錯得宜時屯田雜民耕有不便者下公覈之公辨正疆畝彼此適均衆大感說官僚間有孤弱者必扶持之沈鬱被構陷者力拯之得自申乃已聲稱燁然而公不自爲足居常語曰治家與治官一也家之不淑其如官何乃節縮浮費以治生爲事男女各職其職而責之成所積遂以萬計置莊二十有二跨徽池寧國二郡斥其贏以振貧窶貧而不能償者焚其券遂作祠堂置祭田教其子明入郡學遍遣從明師勗之成歛縣學中像父敬崇陽朱子祠亦就祀公樂助而新之徽孔道新嶺築嶺極險而三溪橋口當水之衝行者告病公募易工堯之或協力爲橋雖一畝不惜道宮佛舍有以故告者

亦捐金助之部卒壯無室者爲之娶娶數百人又買負郭地爲義阡瘞死之暴露者下至施櫪以濟急製藥以拯病者活凍餒之嬰而訪還其家蓋有願役其門而從其姓者延接寓公過客無虛日於名士尤注意刑部李主事泰左遷衛經歷客死公具棺殮還其家山東歛學生江左與明友死而貧公許以孫女妻其子經紀周至其篤于義類如此公年六十即言于 朝以職授明端居自適不復問家事然官司有疑難必咨決動中事幾鄉人久訟者必求質曉以利害或代出金償使兩罷去成化甲辰九月十八日卒卒之前一日衣冠危坐悉召子女前語以大 事且諭明曰謹守法度積德以振家風吾無憾矣復召親友與決無疾而逝年八十有二遠近聞訃弔送者幾三千人

論曰此程內翰所誌公墓云爾予不及識公識公之子明於吾少保于肅愍公家耳其言亮哉其有俎豆之習而非純于橐鞬者也豈公之教然邪肅愍公社稷臣顧其子京尹君之嗣乃擇明之子元忠來繼士夫

驪然以為忠勲之有後宜也然則公之所積將復因肅愍公而益顯于後世哉

新安文獻志九十三

新安文獻志卷九十四上

乙佳

行實 文苑

唐吳御史 少微傳

羅鄂州

吳御史少微新安人第進士長安中累至晉陽尉與武功富嘉謨同官友善先是天下文章以徐庾為宗氣調益弱獨少微嘉謨屬詞本經學雄邁高雅時人慕之文體一變稱為吳富體少微撰崇福寺鐘銘嘉謨作雙龍泉及千燭谷頌尤為作者推重并州長史張仁宣待以殊禮坐必同榻時魏郡谷倚為太原主簿亦以文詞著名時號北京三傑中與初吏部侍郎韋嗣立薦少微嘉謨同時為左右臺監察御史少微臥病聞嘉謨死慟哭賦詩尋亦卒有文集各五卷谷倚後客死文章遺失少微子鞏開元中為中書舍人 新舊唐書皆稱少微新安人詳行圖經亦載於鞏惟唐御史臺記稱鞏海志其望也

王校正 希羽傳孫明

羅鄂州

王校正希羽歙縣人詞藝優博天復元年登第時年七十餘先是昭宗

新平內難聞放新進士詔知貢杜德祥有孤貧屈人宜以名聞特教授
官故德祥以希羽曹松劉象柯崇鄭希顏應詔各授校正其制云念爾
登科之際當予友正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松舒州人學賣司倉為
詩此外無他長時號松啟事為送羊脚狀年亦逾七十象京兆人崇希
顏聞人皆以詩卷及第年六十餘號五老榜希羽孫明律身百姓為五
代故例行疎略不受日但為我買薪薪積其處人以廉律身百姓為五
水患太祈聞之攬知廣州歸日僅以衣囊自隨鄉人號其里曰榮瑞

宋舒館直雅傳

宋宣獻公

舒館直雅字子正歙縣人南唐時以貢入金陵吏部侍郎韓熙載好接
誘後進雅以文贄一見為忘年交在門者凡數十人推雅為首會熙載
知貢雅以狀元登第內外無異辭歸朝歷將作監丞太宗於禁中造閣
取四庫書數萬卷藏之時秘書監李至薦雅及杜鎬等入充校理自太
平興國中編纂文苑英華淳化中校史記前後漢書至道中修續通典
校定周禮公羊穀梁傳疏及別纂孝經論語正義咸平中校七經疏義

雅必預焉雅好學善屬文與起居舍人丹陽吳淑齊名累遷職方員外
郎咸平末求出得知舒州仍賜金紫守職勤恪而恬於榮宦樂其風土
有終焉之志舒潛山靈仙觀有勝跡秋滿即講掌觀事東封就加主客
郎中改直昭文館轉刑部在觀累年優游山水吟詠自樂時人美之卒
年七十餘弟雄端拱二年進士官至尚書郎

呂侍郎文仲傳

宋宣獻公

呂侍郎文仲字子城歙州新安人父裕南唐歙州錄事文仲在江左舉
進士調補臨川尉再遷大理評事掌宗室書奏入朝授太常寺太祝累
遷少府監丞預修太平御覽廣記文苑英華轉著作佐郎太宗聽政之
暇日閱經史患顧問闕人太平興國八年始以文仲為侍讀尋又為翰
林侍讀賜緋魚寓直御書院立本官班多以日晚召見出經史令讀或
就訪外事時侍書王著書學葛湍亦直禁中文仲以書史著以筆法湍
以字學深承顧接副王著使高麗復命改左正言巡撫福建未幾賜金

紫加左諫議大夫淳化中與陳堯叟並爲關西巡撫使時內品方保言
專幹權酷威制郡縣民疲吏擾變易舊法訟其掎克者甚衆文中等具
奏其實太宗怒甚亟召保言將覈之反爲保言所訟下御史驗問文仲
所坐皆細事而素異懦且耻與保言辨對因自誣伏遂罷職既而太宗
知其由復令直秘閣踰月再爲侍讀至道初上嘗草經史故事三十紙
召文仲讀畢因刻石令內侍齎數百本藏江東名山福地及分賜高遠
不仕敦樸有行爲州里所稱者遷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同判吏部銓
知銀臺通進封駁司審官院眞宗咸平二年拜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爲
侍講學士先是侍讀名秩未崇及置此職班秩次翰林學士祿賜如之
設直廬於秘閣侍講更直侍讀長上日給尚食珍膳夜則迭宿日且當
直官名於內東門進入召對訪問或至中夕中謝日賜與如翰林學士
受詔集太宗歌詩爲三十卷詔書加獎又知審刑院六年授御史中丞
景德中鞫曹州盜民趙諫獄諫多與士大夫交遊內出姓名七十餘人

令悉窮治文仲請對言逮捕者衆或在外郡苟悉索之慮動人聽上曰
卿執憲當嫉惡如讐豈公行黨比邪文仲頓首曰中司之職非徒繩糾
行違亦當顧國家大體今縱七十餘人悉得姦狀以陛下之慈仁必不
盡戮不過廢棄爾但籍其名更察其爲人置於冗散或舉選對敷之日
擯斥之未爲晚也上從其言二年遷工部侍郎復爲翰林侍讀學士文
仲久居禁近周密兢慎一日早朝暴得風疾請告踰百日詔續直奉明
年改刑部侍郎充集賢院學士未幾卒文仲富詞學器韻淹雅其使高
麗也善於應對清潔無所求遠人悅之每使至必詢其出處時呂端呂
祐之亦嘗爲使三人皆寬厚文雅國主王治嘗對使者劉式語及中國
用人必應以族望如唐之崔盧李鄭者式言惟賢是用不拘族姓治曰
何姓呂者多君子也後朝廷錄其子士求爲奉禮郎姪孫從政同學究
出身兄孫漆

張密學秉字孟節歙州新安人父諤字昌言南唐秘書丞通判鄂州宋師南伐與州將許昌裔叶議歸款太祖召見勞賜良厚授右贊善大夫蜀平選知閬州太平興國中即除西川轉運副使先是士人罕習舟楫取峽江中競渡者給漕運役覆溺常十四五諤建議置威權軍分隸管勾自是無覆舟之患歷官荆湖江浙等道制置茶鹽副使卒累贈太子太傅秉舉進士儀狀警麗屬詞敏速善書翰太宗喜之權置甲科第二解褐將作監丞通判宣州遷監察御史深為趙普所器以弟之子妻之會有薦其才者得知鄭州召還直昭文館遷右司諫會以趙昌言為制置茶鹽使秉與薛映副之入為右計司河南西道判官俄換鹽鐵判官度支員外郎知制誥判吏部銓知審官院唐朝故事南省首曹兼掌誥多退為行內諸曹郎至是用此制其後進改多優遷首曹矣遷吏部郎中依前知制誥真宗嗣位進秩兵部郎中判昭文館時草叙用官制有頃因微累謫於遐荒之語上覽之曰若是則先朝失刑矣遂除秉左

議大夫連知穎襄二州徙鳳翔府訴以母老貧窶詔給裝錢未行改江陵丁母憂起復知河南府景德初徙河陽換澶州車駕將幸河上又徙知滑州道出韋城秉迎謁境上俾預從官侍食遣與齊州馬應昌濮州張晟往來河上部丁夫鑿凌以防契丹南渡召歸闕復判吏部銓拜工部侍郎同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司糾察在京刑獄東封詔與知制誥王曾訪問所過耆老送閣門引見并具州縣繫囚所犯聞奏復與周起同試東封路服勤詞學經明行修舉人出知永興軍府會祀汾陰為東京留守判官特向敏中以尚書為留守秉出入與之聯騎少所撓抑時議過之轉禮部侍郎加樞密直學士復知并州將行上作五言詩餞之徙相州九年復糾察在京刑獄卒年五十六錄其二子適遊並為大理評事

洪比部湛傳

王岐公

洪比部湛字惟清昇州上元人博學有文辭安南國初領土數蓋

遊學在外諸往往御賞其州之職其年曾祖勳南唐崇文館直學士
祖壽桐城令父慶元獻書李煜授奉禮部補新喻令歸宋至寃句令湛
幼好學五歲能爲詩未冠錄所著十卷爲韶年集舉進士有聲雍熙二
年廷試見黜真宗既賜進士梁頤以下百七十九人第翌日詔殿前不
合格及南省不奏名進士內文采可取者令再試帝復御宗政殿內出
拜燎賦淡交如水詩得湛以下七十六人並賜及第以姓名附本等湛
以文采道麗特升第三人解褐歸德軍節度推官召還授右拾遺直史
館端拱初通判壽許二州歸與左正言尹黃裳馮拯右正言王世則宋
沆伏閣請立許王元僖爲儲貳太宗怒時沆坐呂蒙正親黨已出爲宜
州團練副使上因語近臣曰儲副邦國之本朕豈不知但近世澆薄若
立太子卽東宮僚屬皆須稱臣官職聯次與上臺無異人情深所不安
此事朕自有時尔湛坐削職出知容州黃裳知邕州極知端州沆知靖
州世則知蒙州容之戍卒謀竊發者湛偵知亟斬之再遷比部員外郎

知柳舒二州咸平二年召還命試舍人院復直史館是秋命與閣門祇
候韓紹輝使荆湖按視民事條奏利病甚衆還判三司都磨勘知制誥
又與王欽若同知貢舉未幾同修起居注時議城綏州邊臣互言利害
遣湛與閣門祇候程順奇同往按視湛言城之利有七而害有二遂召
營葺終以勞人罷之湛美風儀俊辨有材幹凡五使西北議邊要真宗
有意權任顧遇甚厚曲宴苑中賦賞花詩不移晷以獻被褒賞初任謫
以銀二百五十兩賂王欽若登第後被告上方顧欽若厚懿更云湛湛
使陝西還而獄已具坐流儋州官收湛贓家無所有湛素與梁顥善假
顥白金器以輸官六年會赦移惠州至化州卒年四十一湛時一子偕
行甚幼州以聞特召賜錢一萬官爲護喪還揚州因召命官配流嶺外
而沒者悉給緡錢聽其歸葬如親屬幼穉者所在遣牙校部送之湛有
集十五卷子鼎大中祥符四年進士至度支員外郎直史館鹽鐵判官
從子中孚我洪氏之先曰經綸者德宗朝爲河北縣使議罷方鎮兵
左遷宣歙觀察使始自下邳來居新安觀察十一世孫中孚

宋龍圖閣待制以諫伐遼忤譚稹落職卒贈少師今學士程公獨於其序云唐之亡成于方鎮宋之分裂始於代遼而觀察少師其時慨然以天下為念不恤強臣巨閣之言已而君父雖其言不行而謀國之忠萬世一日也寬每誦其言而壯之近又得觀先比部傳云真宗初與王欽若同知貢舉欽若受路事敗移之於北部時方奉使陝西未歸而獄具坐謫以死蓋陰中于欽若之謀也嗚呼直道之難容正人之難立如此然名垂史冊德流于孫數百年來積久彌盛視彼強臣巨閣與夫讒邪之徒得計一冊德流于孫數百年來積久彌盛視彼強臣巨閣可証者哉寬因書于傳末告我後人當以道事君以正律已而不以利害為趨舍庶可以奉忠賢之後為無愧云觀察三十一世孫寬謹識

聶內翰冠卿傳

王岐公

聶內翰冠卿字長孺歙縣人冠卿傳云師道家世在歙但沒於揚州自揚州歸七世祖師道楊行密版奏號問政先生鴻臚卿父致堯登咸平三年第贈禮部尚書冠卿登第為連州軍事推官秩滿以文謁翰林學士楊億大器賞之於是大臣交薦召試學士院校勘館閣書籍遷大理寺丞為集賢校理通判蘄州再遷太常博士言天下自奏獄雖笞杖並覆而徒流不繫獄者乃不以聞非所以矜慎刑罰之意請自今罷覆杖笞罪自徒以上雖不繫獄亦奏覆從之判登鼓院歷開封府判官二司鹽

文判官同修起居注累遷尚書工部郎中景祐中李照改定大樂

引冠卿為檢計雅樂制度故實官別詔與馮元宋祁修撰樂書為景祐

廣樂記又以警嚴一奏曲不應再用乃製奏歌以備三疊詔冠卿及

照造詞以配聲下本局歌之是年郊祀遂用焉冠卿特遷刑部郎中直

集賢院以兵部郎中知制誥判太常禮院糾察刑獄奉使契丹其主謂

曰君家先世奉道子孫固有昌者嘗觀所著新集詞極清麗因自擊

絃縱飲命冠卿賦詩禮遇甚厚還同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康定二年

入翰林為學士母亡起復判昭文館未幾兼侍讀學士冠卿每進讀左氏春秋必引尊王黜霸之義以諷一日墜笏上前帝憫冠卿喪毀羸瘠既退賜禁中湯劑未幾告歸葬親至揚州卒詔以其弟太常博士世卿通判宣州宋卿為秘書郎初世卿監延豐倉掘地得古甌有隸書字半漫滅其可辨者云公先世餌霞棲雲高尚不仕累石於江濱又云昭王大丞相聶文云水龍夜號夕雞駭飛其年九月十二日卒年五十有五

冠卿始見而惡之至是校所卒歲月及其享年無少異者冠卿嗜學好古手未嘗釋卷尤工詩有蘄春集十卷河東集三十卷子友仲平仲儀仲文仲公仲慶曆二年友仲以正字升親民任使平仲文仲並以太廟室長升正字儀仲熙寧中虞部員外郎通判衛州四年十二月判大名府韓琦言王拱城危急儀仲抱疾馳赴總徒條築因此病亡特賜絹百疋文仲子循矩登元豐中第世卿天聖中進士皇祐中職方員外郎知萊州信陽軍終太常少卿子武仲南仲徽仲恭仲武仲登皇祐第

呂密學溱傳

洪文敏公

呂密學溱字濟叔揚州人按溱世居欽買揚州景祐五年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亳州康定中獻其所業召試學士院賦及詩三入上等除著作郎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坐預進奏院宴飲出知蘄楚舒三州復修起居注儂智高寇嶺南詔奏邸毋得輒報溱言一方有警使諸道之共得備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進知制誥又出知杭州入

林學士疏論宰相陳執中姦邪仁宗還其疏溱曰以口舌論人是陰中大臣也願出以示執中復得自辨未幾執中去溱亦以侍讀學士知徐州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特為卿設宜盡醉也詔旨今由經筵出者視為例時蔡襄韓絳皆相繼出守而歐陽脩賈黯亦求郡知制誥劉敞疏論邪正進退之分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反是呂溱蔡襄歐陽脩賈黯韓絳皆有直質無流心議論不阿有益當世誠不宜許其外補使四方有以窺朝廷啓姦幸之心而殿中侍御史趙抃亦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為之寒心上悟頗留脩等溱徙成德軍時方開六塔河宰相主其議會地震溱請罷之以答天戒還判流內銓知和州坐言者分司南京知池州江寧府復集賢院學士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時為京尹者比不稱秩溱精識過人辨訟立斷豪惡斂跡嘗以職事對神宗察其有疾色勉以近醫藥已而果病改樞密直學士提舉醴泉觀遂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帝悼念之召中書曰溱立朝最

孤知事君之節絕跡權貴故中廢十餘年人無言者方擢領要劇而奄忽淪亡家貧子幼遭此大禍必至狼狽宜優給賻禮官庀其葬以厲臣節敕其婦元護喪歸溱開敏善議論一時名輩皆推許之自文忠公諱狀臣伏見著作郎直集賢院知蘇州呂溱首登詞科素有文學不肩碌碌以希例進請補外郎躬勤政事今蘇州治狀為兩浙第一臣嘗與溱同在館閣其議論服其度量材美其衆非臣所知推以代臣庶允公議謹具狀奏舉以聞

宋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贈端明殿學士汪公藻墓誌銘 孫仲益

建炎紹興間大盜據中原羣惡嘯亡命相聚為寇於是環四海為盜區矣天子慨然仗一劍出入兵間禁暴除殘拯溺弔凶於戎馬喋血之餘以建中興之烈當是時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新安汪公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一時詔令往往多出公手凡上所以指授諸將感厲戰士訓飭在位哀閔元元之意具載誥命之文開示赤心明白洞達不出戶窺牖而天威咫尺坐照萬里學士大夫傳誦及比陸宣公居無幾何權

臣樹黨除不附已公亦抵罪斥居永州積十二年更四赦不得還間遇

勝日幅巾葛屨登西山循鉅澗入愚溪並湘流沉文以弔古人而自

肆於山水年益高文益奇詩益工華妙精深與柳儀曹相望於數百載

後文章格力與之相上下何其盛也公既歿諸孤護歸葬且致公治命

屬子銘予與公游四十年知公為審乃序而誌之系以銘公諱藻字彥

章姓汪氏饒州德興縣人曾祖震太常丞贈光祿卿祖宗顏尚書都官

員外郎贈少傅妣越國夫人陳國夫人皆陳氏公自童幼已卓越有大

志學舉子業既成得春秋左氏西漢書讀而好之銳意欲與之並年甫

冠徒步游太學有司第其文屢出諸主上中崇寧二年進士乙科瓊林

賜宴酒半上方賜冰狀元霍公端友屬公表謝授紙筆立就如素習之

一坐嘆驚調婺州觀察推官就除宣州州學教授丁少傅公憂憂除授

從事郎荆南府掌書記不赴改江南西路提舉學事司幹當公事代還

至京師會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羣臣和進喜事者集錄為一大卷

公適見之擬和一章屬詞用韻句法清新出衆作之右即日傳布諸公喜而稱之除九域圖志所編修官改宣教郎遭陳國夫人之喪免喪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符寶郎是歲政和四年也故相王黼頃與公爲太學同舍不相中比當國黜公通判宣州州將俗吏公益不樂上書請宮祠得提點江州太平觀寓家晉陵凡八年終黼之世不用累轉朝奉郎公博學強記自六經百家太史之籍先儒箋疏傳注之書兵家族譜方言地志星經曆法佛老之衆說與夫萬里海外蠻夷異域荒怪之序錄靡不記覽山陰賀鑄方回知名士也亦寓晉陵聚書萬餘卷公日從之遊多得所未見者凡伏臘衣食所須盡以供筆札而錄藏之其辭章明於道德達於世務指事析理引物託喻馳騁古今貫穿經傳該備衆體蓋數十萬言自成一家公在江西徐俯師川洪炎洪芻有能詩聲自負無所屈一日俯見公詩於僧壁惜惜曰此我輩人也率二洪詣舍上謁既去公曰騷人墨客慙巖壑句以自烏其不平爾烏足尚也至

是數年卒以大手筆稱天下金華勸講石室紬書典冊施之朝廷樂歌薦之郊廟鴻文碩學暴耀一世入知其名家有其書而詩律高妙興寄深遠亦非近世詩人之所能及淵聖登極召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旋改禮部進太常少卿起居舍人今上踐祚轉朝請郎召爲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大駕狩維揚詔中書後省試潭州進士何烈烈對稱臣臺疏論列非所宜言罷公爲集英殿修撰舉江州太平觀明年復召爲中書舍人擢給事中兵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公草高麗答詔上顧輔臣稱公得代言之體久之高麗人謝表至上復稱公真拜翰林學士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仍兼縮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搢紳榮之累轉朝議大夫公自登侍從屬時多故感懷恩遇凡所建請皆當世要務嘗論諸大將擁重兵高位崇秩子女玉帛已極富貴之欲而根據盤互浸成外重之勢陳所以待諸將者三事後十年卒如公策又言宣和諸臣交通貴倖一時誤恩官有至銀青光祿大夫者臺諫極論方就鐫褫詔墨未

乾而建炎恩宥又當甄復蓋依祖宗法至中大夫而止論繳數人國論以爲允又言太上皇元符以來至上建炎之元並無日曆可謂闕典古者有國必有史必有官漢法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自唐至本朝亦以宰相監總國之重事願留聖心上欣納翌日輔臣請擇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領日曆如故蒐攬闕文叅稽衆論遠至閩蜀數千里外近在寓公寄客之家或具公移或通私書旁搜博采遠近畢至分設科條以類詮次纔十二三移知撫州歲餘罷爲提舉江州太平觀會翰林侍讀學士范冲疏言日曆者國之大典比詔汪某纂集更涉歲月稍見功緒書未成而中止積久散逸後人益難措手矣今方就閒可降詔令依舊纂集俾三朝文物著在方冊非小補也於是肯復命公許辟官屬二員賜史館修撰餐錢辭不受書成凡八百冊上之上遣使賜茶藥進官二等加申大夫除顯謨閣學士知徽州公前後典六州先惠愛重名教有古循吏之

跡唐魯頌公嘗爲湖州刺史公建言昔章聖皇帝幸亳次睢陽親屈帝尊臨見雙廟旌巡遠異代之忠以風厲天下顏真卿叱叛臣李希烈而死廟食吳興距行殿不能百里宜蒙褒典以增忠臣義士之氣詔從之賜號忠烈詔下公大治祠屋書榜揭之郡有籍錄朱勸懲戶數十種丹漆之光可鑑寮吏請爲州治樓觀之飾公曰吾嘗魯公祠可用也輪奐一新州人大悅徽州學舍敝小方議改築公嘗爲文記鎮江府學之成州將程邁以白金致餽謝公報曰比葺郡學費無所從出而餉金適至已付諸生令拜賜矣又斥公怒之羸續之落成爲一方壯觀轉左太中大夫十二年知泉州殿前司大校蒐選禁軍之伉健者移州具資糧遣送公曰州並海宿兵數百所以備非常留不遣馳奏驛聞大校怒以語侵公免符下乃移知宣州閱月改鎮江府鎮江自經建炎之亂歲輸上供米率不如數轉運使按視計倉粟之在存者尚負數萬盡局鑰而去軍食不繼官吏憂窘不知所出而公適至命破鑄給之貽書使者曰官

軍張願待哺米在廩中而不予之食羣黥饑餓無聊雖銅南山猶有隙也輒以便宜開發老守重得罪不敢辭會言者讒公而罷論奏不已落職永州居住更七八年感風痺乞致仕不許竟卒於永州寓舍實二十四年六月癸未也享年七十六積官左太中大夫爵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實封一百戶歿後二年詔復顯謨閣學士官其二子又二年徽宗實錄成書宰輔奏言用公所著為多詔贈端明殿學士公性樂易不事藩飾以峙聲名至居官任職則矯矯然不侵為然諾者也不喜殖財利榮貴三十年無屋廬以居有田陽羨亦不足以卒歲而嗜書學古老且病猶不去手大瑞梁師成用事小人朋附目為隱相武人吳可者師成許以能詩至出入臥內公罷符寶可過公致師成意曰聞名久矣幸不鄙過我禁從可拱而俟也公謝不往客曰吾曹望隱相之門如在天上召而不往何故公曰若我使與可輩為伍邪守湖日朝廷和糴米六萬斛公視六縣民力所堪鑄三之一而上書自劾詔勿問居歲

餘戶部被旨降本錢復糴數萬斛歲適大稔物估相當如數而辦例作一官公曰吾嘗以減糴待罪幸蒙恩貸今豈可復受賞邪三辭卒不任海舶次泉聞婆國主附送龍腦數百兩為公壽公卻之或曰異國之土因舶商致方物修故事不可卻也公飭送公帑一銖不取公於辭受類如此亦以故多齟齬於世始公在太學與王黼有讎外後黼入相嫌恨不除竟坐廢斥而言者指公為黼黨黜居永州累赦不宥卒厄於窮裔以死雖然朝慍暮喜乍賢乍佞初若一闕然曾未轉眄如潦水之歸壑而高文大冊垂世傳後與古作者並列於圖書之府聖主親攬追錄故侯復還舊物得喪相除孰與公多公之文有浮溪集六十卷行於世喬夷謀夏錄二卷青唐錄三卷古今雅俗字四十四篇公尤工大小篆得李斯陽冰用筆意元配淑人趙氏今配淑人莊氏亦前卒葬於常州宜興縣陽蔡後塢二十五年十二月乙酉諸孤奉公之喪合葬于二淑人之墓子七人男曰恬右從事郎曰悟右宣教郎新婺州金華縣丞主管

學事曰恪右承事郎曰澹曰懔曰禧並右承務郎曰偉未仕女適右迪
功郎莊珪孫男女十三人男曰文舉嚴舉舉賢舉女適左奉議郎嚴
康朝進士孫廷實莊寔莊霈餘尚幼新安汪氏之徙邵陽蓋已久矣自
曾祖至公四世皆以儒學中進士第而公以文章大顯於時德興田園
悉推與其兄以郊祀之恩任兄之子悅命未下而公貶元豐己未少傳
公爲泉之晉江丞而公生後六十年公刺泉入境恍然悲喜太息曰城
郭是矣昔陳秀公生於鎮江後建鎮江節築大第居焉實秀公始生之
處山川之靈鍾爲人英古今所傳不可誣也銘曰

赫赫我宋崇雅右文藩飭萬物如歲之春治具炳然監于二代儒先曾
曾光明碩大偉歟汪公德配先民學窺聖域文姬皇墳芸省儲書螭吻
珥筆論經石渠坐五十席代言西掖視草北扉渙發大號雷動風馳持
橐剖符出使入侍今之名臣古之循吏風流儒雅惠之師六州之氓
途詠而思誰私黨誰乃讒乃逐投畀荒裔一斥不復一野之南光氣屬

天埋藏不歿至寶在焉擾擾萬生趨死一軌百鍊之英有化無死魏魏
昂昂命世之儒流傳海內公有遺書銘公于石石磨可磷公名不磨爲
萬世準

宋左中奉大夫徽猷閣待制新安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致仕
贈左通奉大夫程公俱行狀

曾祖伯照故贈光祿卿祖母扶風郡太君魯氏彭城郡太君
錢氏

祖迪故任尚書都官郎中致仕祖母仁和縣君江氏仙居
縣君慎氏

父天民故瀛州防禦推官信州貴溪縣丞贈左宣奉大夫
母太碩人鄧氏

公諱俱字致道衢州開化人程氏實高陽之裔周成王時伯符封國于
程休父爲宣王司馬後因以國爲姓春秋特變以立趙孤顯六國時邈

爲秦獄吏易大小篆爲隸書漢有不識魏有異號名將晉元帝卽位命元譚爲新安太守百姓悅之代還燕道請留不得去詔從其請比卒賜其子孫田宅於新安之歙縣遂居黃墩遷開化北原者公十世祖也公之曾祖光祿君樂愷平易重然諾喜施與鄉里稱爲長者祖父都官君始以儒奮擢進士第治劇邑有德於民唐質肅公介爲江東轉運副使日特加賞遇以謂不任威刑而人不犯雖古循吏無以加也父宣奉君爲兒時日誦數千言成童屬文握筆立就未冠舉進士試南宮爲第一廷試中甲科益博觀典籍研繹奧義常進所撰詩書論得相州饒州州學教授遷瀛州防禦推官貴溪縣丞攝令事闔邑欣賴召試大學博士而卒公時方年九歲哭泣哀毀見者咨莫終喪從母氏寓外家母性嚴公左右承意得其歡心外祖尚書鄧公左丞潤甫深奇之後其家人緣左丞意奏補公假承務郎紹聖四年授蘇州吳江縣主簿時徽宗卽位肆赦放免秋苗本縣復行催理吏持文書逼簽公卽申縣請准赦蠲放

而轉運司牒准省符講求遺利公申狀謂財用之在天下譬之衆川之水緒之萬頃之陂決漏旣多乾涸可待乃欲崎嶇回遠引綫脉之流以益之不如塞其陂之決漏而已今諸路之賦入則衆川是也萬頃之陂則總計是也決漏如江河則無藝之費是也崎嶇回遠引綫脉之流以益之則講求遺利是也凡無藝之費一切罷之則息民裕國之政具在守而勿失可以有餘見者驚嘆亦或指以爲狂任滿辟差舒州太湖茶場以上書論時政罷歸時執政者方力持紹述之說以售其私凡持正論者斥以爲邪雖被擯廢人更以爲榮焉太觀初監常州市易務八寶恩遷通仕郎政和元年改宣德郎差知泗州臨淮縣事三年召赴審察以前上書報罷尋主管兗州岱嶽觀七年差通判延安府以侍親非便辭改通判鎮江府俄除編修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八年兼道史檢討宣和二年轉承議郎賜五品服明年除將作監丞時論謂公以儒術世其家今藝學績文士鮮出其右近臣亦推公長於撰著於是聞徽宗

即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賜上舍出身三年除禮部員外郎駕幸秘書省
特旨召觀書閣下因賜御筆書書遷朝奉郎五年丁母憂七年復除禮
部員外郎以病告老不俟報而歸坐責歲餘今上登極轉朝請郎建炎
三年復爲著作佐郎再遷禮部員外郎除太常少卿臥家力辭章四上
遂以直秘閣知秀州會車駕臨幸有旨賜對公奏事訖即啓陳濟大業
致中興之說言極剴切有曰陛下盛德日新政事日舉賞罰施置仰有
以當天意俯有以合人心則趙氏安而社稷固苟惟不然則天之所以
眷佑者將恐替人之所以欣戴者將恐離如是則社稷危而天下亂其
間蓋不容髮上欣然納之及虜騎南渡旣據臨安遣兵破崇德海鹽公
厲兵守禦方力已降省劄令公遷避復被旨管押錢帛由海道趨行在
始出華亭宣撫使留公有旨趣使津發因航海至永嘉旣朝見以病乞
歸鄉聽命時建炎四年三月也冬復召赴行在紹興改元始置秘書省
即以公爲秘書少監九月除中書舍人仍兼侍講二年罷職提舉江州

太平觀四年差知漳州以病辭改提舉台州崇道觀五年復集英殿修
撰先是公得風痺之疾朝廷知公少趨拜跪良難特緣兵火之後簡用
散逸謂公雅精史學持心平實欲使免朝參坐局充職其意甚厚而公
以疾力辭乃差提舉亳州明道宮累官至朝議大夫三遇明堂郊祀恩
封新安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十四年六月疾稍侵乞致仕轉左中奉
大夫壬辰卒於寢享年六十有七遺表聞贈左通奉大夫公初娶新昌
石氏贈令人再娶同郡江氏封令人男一人曰行敏右承務郎監潭州
南嶽廟女三人孟以病在室仲嫁右承務郎提點坑冶鑄錢司檢踏官
趙伯揚季嫁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江振卿公天資端方誠直言動
不妄思慮精切志趣高遠加以該洽深邃之學典雅閎奧之文自其幼
年未仕人推爲有父風稍任州縣卽能遇事引義慷慨論列利害及緣
上書坐譴溼厄連年饑寒轉迫氣益堅剛而自信愈篤學業大成偉然
有公輔之望然不能以辭色假人頗亦寡徒少侶訛笑隨之而與之深

交者率名卿才大夫或其丈人行久之名實益乎其再佐著作三為郎儀曹朝廷蓋欲用之矣晚登掖垣侍經席凡命令之下竭思畢慮有不安于心者率明白反覆言之其進講若故事必考古驗今曲致規鑒未嘗有所觀望畏避大抵務合人情當事機守祖宗之法度遵先聖之訓誥非持其高難行之論以苟邀名取譽也每憂外難未夷寢食不置章奏數上如所謂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言有用否事有成敗理固不齊今言不合則見排於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故雖有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相如不敢全璧以抗秦通財如劉晏不敢言理財以贍軍食祖宗之制謂近年禁庭官邸與夫宗室貴戚之家其享富貴之奉極驕奢侈麗之欲皆自古所無有然其卒也流離狼狽亦自古所無之而懷利封己之人習熟聞見至今猶以侈大為當然以儉嗇為削弱此不可以不變又論武臣轉官皆自武功大夫轉入橫行得者既衆則官益以輕使人人皆懷欲得之心無有

紀極在於歷世勳功之時其為故害為尤大祖宗之法文臣自將作監主簿至尚書左僕射武臣自三班奉職至節度使即是以次遷轉之官而武臣自階州副使至內客省使為橫行不係磨勘遷轉之列既不係磨勘即非皇城使所得轉入之官其除授皆頒特旨故元豐肇新官制之時以承務郎至特進為寄祿官以易監主簿至僕射之名而武臣獨依舊不以寄祿官易之差有深意也政和間改武官稱為郎大夫遂并橫行易之而為轉官之等級此皆當時有司不習典故不思祖宗之深旨率意改更以開僥倖之門故流弊日深且文臣之所謂庶官者轉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自改使為大夫以來常調之官下至皂隸為橫行者不可勝數其敝極矣夫官職之輕重在朝廷所以用之而已朝廷愛重官職不妄與人則官職重若輕以與人得者冗濫則官職輕官職輕則得者不以為恩未得者常懷缺望他人莫能言也顧任職未幾而病病卒不可復起此有識之士所以深為天下

惜也公平生著述不可勝紀已抱病猶不輟然憂深慮危時時艾削焚棄今所存者北山小集四十卷麟臺故事五卷默說三卷餘無傳焉其孤卜以九月辛酉葬于開化縣北山之原屬瑀狀公行實將求銘於鉅儒碩學以圖不朽謹考核叙如右紹興十四年九月吉日龍圖閣學士左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鄱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程瑀狀

新安文獻志卷九十四上

乙集

新安文獻志卷九十四下

乙集

行實文苑

宋資政殿學士中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鄱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贈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謚章靖程公克俊家傳

家乘

公諱克俊字元顓姓程氏其先本梁將軍忠壯公靈洗之後自歛之黃墩徙浮梁之景德鎮曾祖諱居吉贈少保祖諱世顯贈少傅父諱達贈太師母朱氏封和國夫人太師登政和二年進士不樂仕授徒里中遠近來者至不能容乃建鄉校立宣聖祠朔望春秋奠謁習為禮容相師成俗有易解十卷論孟解十卷五經解題二十卷學者號九龍先生公生而碩偉儀容俊彥太師賢而器之授以易學博極羣書綴文警拔徽宗新舍法以經術取士公應詔入太學月餘試有司屢中殊選聲譽藹然出諸士右宣和六年策進士于庭擢居甲科批卷末云實學該博士

林傳以爲寵初調湖州理曹除興慶院教授遷太學博士權太學正授
紹慶軍節度判官改勅令所刪定官除國子監丞尋授尚書駕部員外
郎歷工兵吏部司勳員外郎丁外艱哀毀盡禮服闋大叅沈公薦之召
對極口論天下事宸聽嘉納之擢起居舍人兼左右司稱職拜起居郎
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唐末五代之際准有堰曰瓦梁百餘年
來廢壞不存公奉旨往視詔徐河而上物色之里老得遺址於真州東
北會于滁又北至於濠入于和綿亘四州內可固圍外可禦隣敵金湯
之勢屹然凡堰之利病條奏甚悉上覽之尤知公爲有用也公侍經筵
陳說古今要務退而未嘗與人言謹慎周密類如此擢給事中直學士
院時鄙學宮在城東中更兵發或請於朝爲墓地有旨可其奏公封遷
制書學得不徙南渡以來大將怙恩僭賞旁午公不畏強禦每每裁抑
至於論舉減民租輕稅斂朝奏夕下凡國家之事利害纖悉知無不言
專以枕席俸祿權貴爲先中外憚之會虜自順昌敗狼熊獠心

艾遣蕭般瞻求和公草裁制書誓約明審虜主讀其文以爲信莫敢渝
是時朝廷大典詔冊號令皆出公手知紹興十二年貢舉考博學宏詞
科得洪遵沈介洪适以所試制詞進讀上曰是洪皓子邪父在遠能自
立此忠義報也遂以遵爲秘書省正字介适並爲敕令所刪定官自中
興以來詞科登選卽入館自是科始上初在潛邸留心載籍問安視箴
之暇手不釋卷公兼資善堂翊善一以道德文章輔承凡有詢問隨所
剖析至如今古治亂之跡必反覆言之以相磨礱浸灌故學之功茂焉
入翰林爲學士十三年冬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權叅知政事
同提舉編修玉牒所漢州布衣陳靖獻中興統論于朝公率同列五人
薦靖請官之以來謹言詔補靖右迪功郎言者屢請復太學以養人才
上以戎事未暇公曰東晉設學於鼎沸之中今兵漸息興學正其時也
乃詔太學養士權於臨安府措置增展時母和國夫人七十有六矣紺
髮明眸就養二府公自政事退事奉承顏愉悅縉紳榮之欲置公相位

前席曰朕得卿數人可致太平矣公以疾力辭機政章二上得旨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踰年丁內艱執喪盡禮詔賜嚴報院爲香火太上更化
賓延故老屢詔起知建康數月改知湖州未幾召赴行在奏事辭不獲
既至國門中貴傳宣延勞賜茶藥衣帶鞍馬登時引對內殿太上勞問
久之公丐去上曰朕欲卿以身助朕翊日拜叅知政事夙夜憂勤振舉
朝綱中外翕然稱之數月以疾不能朝乃上章曰臣蒙厚恩待罪政事
重有負薪之憂常恐負先朝無以報塞願乞骸骨上手劄報曰卿暫以
微恙遽露封章力祈祠館勉爲朕留保養至和竝期勿藥屢遣大官致
餐御醫診疾駟使臨問相踵公請辭不已乃拜資政殿學士仍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以歸公曰人生如吳蠶老當作蠶乃自爲壽藏於和國夫
人塋之溪陽踰年薨享年六十有九諱聞上震悼不已奉御禮葬下寶
石公抱經綸之才受知真主勵相國家稱爲中興碩輔故其薨也士大
夫聞之莫不嗟嘆公平居下士推轂後進躬立義莊以贖宗姻之貧

者自顯位施恩裏外凡得入仕者二十二人公入仕不歷州縣凡二十
九遷官至叅知政事又凡八遷至中奉大夫贈官至銀青光祿大夫職
名至資政殿學士爵至鄱陽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七百戶淳熙九年
謚章靖有文集五十卷內外制集二十卷易通解十卷公娶朱氏累封
普寧郡夫人卒年六十有五葬和國夫人墓右子男六人湜承事郎浙
西安撫使司幹辦公事早卒洸右朝奉郎通判潭州軍事濤右朝奉郎
湖北路提舉司幹辦公事洧右宣教郎秀州青龍監稅淑沈俱承事郎
未銓

左朝奉郎將作監丞汪公

若容墓誌銘

汪秘丞

公諱若容字正夫姓汪氏自越國忠顯錫命之後世爲徽歛著姓曾祖
士明祖寬潛德弗肯仕父叔敖累贈右朝散大夫公齠齡受訓篤學如
成人伯父司農公目之爲吾家文舉登紹興五年進士第主興國軍永
興簿臨事風生不擇劇易地產茶巨商推磨妨民田莫敢誰何公繩其

魁大均水利百姓歡從里胥余恃高貲歐平民匿其尸有鬼物赴訴獲
伸於公人以爲神明攝令大冶孔道荒殘之餘勞來供億公私裕如調
鄱陽學官以身表正師道燁然改秩知嚴之淳安丞豪俠魯氏子殺人
委壘吏受賂欲遷罪無辜公破其奸通縣警伏考滿分教西外宗郵轉
朝奉郎知洪州事壘書召赴行省陞對見上極論士風萎靡氣節不立
守備崇虛文無以禦外侮幾事不密益長窺伺宅牧乏材根本藩籬俱
可憂反覆數千言皆切中時病除將作監丞是冬金人犯淮甸憑瞰江
許京邑豪右洶洶爲避賊計公慨時危主憂未有出節自効之臣私獨
爲念當輕一死以風厲顏行使人人致果讐敵如古義烈之士則餘腥
不足驅除矣遂卒臨終書詞滿幅乃心國家事凜凜猶不死者得年五
十有五實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十月二十五日也朝士痛愕公少艱苦
撫諸弟事親純孝於書無所不讀手抄踰數千卷強記博識諸老師所
不能知叩之則口誦如流爲文澹洽典雅字字必關名教有集三十卷

歲于家公風神灑落望之如神與人交表裏真誠無纖毫僞當官清嚴
如水霜其惠愛在人所至得其慕悅性峻潔義所必爲雖萬夫不可奪
總角時因籍隸記宿生事其異未卒前一日宿齋祠庭復感異夢及其
歿也殆若所謂形解尸脫而超然出世者異哉配安人胡氏桂帥待制
舜陟之女後公七月卒三子璜將仕郎珙玘方志學二女長適進士程
叔愚次適承奉郎監新城稅羅頴弟若虛若思與璜等以乾道元年七
月二十五日奉葬仁舜鄉留村栢山東源龜筮曰吉卜五年而後得擇
之至也嗚呼隱痛尚忍言哉予幼學於兄究觀遺跡蓋特立獨行較然
不欺者而世不足以知之當從立言君子丐碣墓道備史氏稽采必有
能發明求仁得仁之意者故銘其出處大槩告諸幽示無愧詞云銘曰
德之全兮學之夥顧何輕兮去何果憤激憂時心磊砢立節堂堂惟我
可夜夢雲遊交旖旎肅肅靈宮班右左乞以飛霞鳴佩難溘埃風兮還
故我松栢檀欒山紫羅骨闕于茲名駸駸福其嗣人安以妥弟之銘兮

肺肝墜按宋紹興辛巳完顏亮大舉入寇國勢岌然當是時趙鼎死
張浚胡銓遠謫萬俟卨湯思退之黨猶聚公亦嘗有言矣身遠
位下莫由自効忠憤所激扼腕以卒殆不忍見虜之逞國之亡而以身
為殉者邪嗚呼魯連之志屈辱之忠公蓋慕之而史失書故人鮮知者
可慨也予讀此誌因表出之俾觀者知公之所立不獨
文學而已弘治丁巳秋九月下泮後學程敏政謹識

鄂州太守存齋羅公願傳

曹弘齋

故鄂州太守存齋先生羅公卒之百三十五年為至大戊申歲其曾孫
壻黃仲宣山長以公之曾姪孫前容州文學洪所具生年官歷卒葬之
畧來視使潤飾成篇待附家傳溼生晚不及識公然從鄉先生四方名
鉅游槩知之矣宋南渡後文字有先秦西漢風惟公一人乾淳間朱文
公周益公視為畏友淳安縣社壇記文公自謂不如謂公文有經緯又
謂公文止此可惜迺歲湯東澗公漢寶藏公小集每為文必讀數十百
過方下筆客猝至局篋惟謹馬碧梧公廷鸞父在翰苑身至宰輔里居
之日講問公小集願見不可得至從某轉求之然則存齋之所以不亡
者有在矣羅氏之先在春秋為小國禮樂之宜城徙荆之枝江因以為

氏公之先五季時自豫章避地來歙遂為徽州歙縣人七傳至尚書公
為大家尚書公公父也年十六上辟雍宋政和二年進士由大諫中丞
遷吏部尚書贈少師六男子公為第五人諱願字端良存齋其自號也
幼凝重寡言資特穎異甫七歲能為青草賦以壽父少長落筆萬言既
冠乃數月不妄下一語紹興二十五年蔭補承務郎授臨安府新城縣
監稅連丁內外艱服闋監饒州景德鎮稅有能名乾道元年監南嶽廟
遂踵世科才望斗著授饒州鄱陽知縣不樂往主台州崇道觀八年通
判贛州端攝州事寇攘甫定壹以政清訟簡化美風俗為務教官劉清
之子和官事之暇時至學宮不為倦煩縫掖生淑艾之功居多詳刑使
者刻聞于朝謂公宜在清要之選秩滿差知南劍州陸對第一劄主於
富民不為浮文切中積弊孝廟大賞異曰卿磊落議論可采必副朕委
任從臣亦交口薦之改昇鄂州至郡上五事其一謂鄂為古來用武之
地城壁未立下流陽羅正係險要舊嘗築城僅存堆阜宜併議築不可

憚費其三謂民饑以田質穀後日乃爲准折非法至於奪田還主宜立
中制其三謂所收諸州配隸強盜貸命之人久不問落頂冒實多滋長
姦冗乞下有司戒救諸郡少駐遣發且候問落申數其四謂重湖曠土
舊佃每行包占官行新佃又欠存恤宜令標立界至官鈔明與指定庶
得兩便其五謂民間所雇奴婢只憑客人販到半是誘畧宜令遭誘畧
者自言于官官爲立賞追捕凡皆論病識源切證用劑一本儒術如古
循良他所罷行可類推已貳車劉公清之子澄學行端飭相與勸學劭
農甚方所謂令修庭戶之間而民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報政纒耆而
公不少延矣淳熙十一年申辰七月十三日也公生于紹興丙辰之三
月得年僅四十九新安續志謂值旱立日中精禱致疾志公之猶子任
臣毅臣所共訂也鄂人繪像置於寺孟宗泣竹處貳車爲刊小集于
郡喪還夫人吳氏卒明年公元端規自鎮江請檄歸視窆窆陰陽家以
西寧先壟之次爲擬族黨一辭謂公生而孝奉祖考其安樂之遂葬于

是吳夫人附四月六日也所著書有新安志爾雅翼鄂州小集行世其
與小集同類已抄而未刊者尚十之八九年遠事殊併爲亡是太息而
止雖然豹斑鼎鬯不必求盡姑從爾雅翼漫閱一則社壇記讀之百遍
公曾次所貯何可量數筆底之文又可以人力企勉也哉公曾祖諱承
吉贈承事郎祖諱舉贈朝議大夫父諱汝楫通奉大夫龍圖閣學士吏
部尚書贈少師妣呂氏魏國夫人王氏楚國夫人余氏魯國夫人兄顯
朝散郎顯承議郎俱通判福州顯奉議郎通判夔州頌即端規朝奉大
夫知郢州有狷菴集刊布郢鄂二公齊名嘗聞家居講學時東西異窻
鑽研各趣飯餘酒隙已晚未燈說書交鋒謹如辨訟既定怡怡如初茲
未可與上車不落之輩同日語也弟頊朝散大夫通判蘄州贈中散大
夫子男四人縉臣孝臣欽臣皆早卒睦臣承直郎南康軍錄事參軍女
三人其一適吳文肅公之子垌文肅竹洲先生也孫一人樸已上據文
學公所具外從人旁搜足之來示於公官階所歷所止吳夫人封秩爲

紹熙四年登進士第時丞相趙公汝愚典舉春官一見公文曰天下奇才也擢魁多士有以道學疑者置本經第二公論稱抑授迪功郎主臨安府昌化簿邑介萬山士風弗振公至篤意經理不啻父兄之於子弟由是捧鄉書預廷對者相望邑酤額重權禁嚴有種林者官必履畝而籍民以爲病公言於御史奏蠲其額百里德之凡訟久不決者投牒臺郡乞以委公能聲籍其公以明經擢第素工音律復試兼科秩垂滿丁外艱居喪哀毀備至服除再欲試詞科丞相謝公深甫曰君廊廟材也何必是嘉泰紀元十一月除建康府教授樞密丘公崇留守陪都於僚屬中重許可一見公遇以國士開禧二年六月丘公宣撫江淮辟公充準備差遣公處幙中凡所贊畫皆一時急先之務郭倪守維揚調民兵萬餘城守皆占民廬盛暑不釋疫癘大作公言虜未至何以苦居民如是遂白丘公卽釋之歸去者歡聲雷動居者炷香干門伺公出舉手加額曰此宣幹賜也八月陞充幹辦公事丘公尋開督府公有募兵之命

循江而上所選皆精悍時虜騎入寇傳言恟恟淮民多渡江公建四策以處之有故土者官給以糧令還本里勇敢願爲軍者籍之無土著者給糧令散居各謀生計有馬牛出鬻者官出錢爲市烙以火印俟寇退明春給復之毋令射利者容其姦凡區畫合宜者公之策居多嘉定二年二月以薦及格改宣教郎知臨安府富陽縣四年十月公始至代者以邑之豪猾姓字授公公緘而束之高閣曰不願知其名也使聞而改過足矣秩滿啓視則靡有一造庭者公先教後政感人動物率若是六年歷二考餘治狀彰著當路名公文薦幾三十疏七年二月除主管官誥院八年三月除宗正寺簿時旱甚公上言曰比年以來災異不一向也旱虜今及吾邊春旣告旱夏必傷潦不惟此爾乃去歲之秋月食望日食朔而又金星見晝鎮星失行太陰躔高木星度下者非細變也其可不震惕如禍在朝夕哉臣願陛下剛健輝光日新其德蠲苛賦以培國本去繁刑以壽國脉顯忠消佞以厲臣節言聽諫行以作士氣一政

令之設施必曰其事果合於天否乎一人才之黜陟必曰某人果當於天否乎天心何自知之當人心則當天心矣蓋轉移其象消弭其災非大有以飭厲之未見其可也尋輪當陞對上言曰臣聞堯人之國者不以其兵之強國之富土地之廣而惟以風俗觀之西漢之末士大夫崇議論之美而乏經理之用儒者不畔六經之說而流爲虛文州縣有惠養之名而未有經久之政邊方無目前之警而有不可測之虞譬之蒲楫維舟容與安流一旦風濤未知所屆古之人君知天下之將有事也必陰求傑特之才儲之以爲他日之用蓋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無伏節死義之人漢之王陵周勃汲黯皆有三代之遺直至若公孫弘輩則如發蒙耳緩急何賴焉人才之生無間今昔上有所好中才激昂惟陛下重圖之寧宗溫顏開納六月除樞密院編修官九月差校上舍試明禮公充讀冊官禮畢寧宗忽問宰臣曰頃讀冊文語音清徹者爲誰宰臣以公對寧宗深器重之九年四月兼權右司郎官輪當陞對

公上言臣聞天之道日運而無積聖人之治日新而不窮陛下變化之初嘗登正士以革姦庸伸讜言以破諛佞以祖宗之法而塞傲倖之門嚴責實之政而變欺誕之習風行雷動固已月異而歲不同矣然物以久而故人以久而玩誠能因已定之規模而加作新之功則黜陟所形而天下竦其好惡賞罰所及而天下震其威明搜遺拔異以收後屬之心聽言行諫以昭容受之實闢功名之塗而使人人有欣欣不自已之意示信必之權而使天下不敢萌苟且之風則治日新又日新雖至萬世無弊可也夫苟一切安於逸豫則強者必弱智者必晦敢言者必緘默有志者必退縮天下之治蓋未如其所終矣又曰臣聞自天地肇分以來有中國則有戎狄由五胡迄元魏而後奄地之廣傳世之多未有若女真者肆我祖宗得請于上帝假手韃靼連歲屏除岌岌之勢千鈞一髮矣然一狄亡一狄生而又中原姦豪與夫乘時姦夫變出須臾患生盤糾風塵翕忽不定難期蓋中原腹心也吳蜀荆襄四肢也腹心受

病未有四肢獨安者其可不重勤聖慮哉甲子之夏辛棄疾嘗謂臣言中國之兵不戰自潰者蓋自李顯忠符離之役始百年以來父以詔子子以授孫雖盡徼之不爲衰止惟當以禁旅列屯江上以壯國威至若渡淮迎敵左右應援則非沿邊士丁斷不可用蓋沿邊之人幼則走馬臂弓長則騎河爲盜其眎虜人素所狎易若夫通泰真揚舒蘄濡須之人則手使犁鋤膽驚鉦鼓與吳人一耳招之得其地又當各分其屯無雜官軍蓋一與之雜則日漸月染盡成棄申之人不幸有警則彼此相持莫肯先進一有微功則彼此交奪反戈自戕豈暇向敵哉既知屯之不可不分又當知軍勢之不可不壯淮之東西分爲二屯每屯必得二萬人乃能成軍淮東則於山陽淮西則於安豐擇依山或阻水之地而爲之屯令其老幼悉歸其中使無反顧之慮然後新其將帥嚴其教閱使勢合而氣震固將有不戰而自屈者又爲臣言謀者師之耳目也兵之勝負與夫國之安危悉繫焉而比年有司以銀數兩布數疋給之而

欲使之捐軀深入刺取虜之動息豈理也哉於是出方尺之錦以示臣其上皆虜人兵騎之數屯戍之地與夫將帥之姓名且指其錦而言曰此已費四千緡矣又曰虜之士馬尚若是其可易乎明年乙丑棄疾免歸又明年丙寅始出師百年教養之兵一日而潰百年豈治之器一日而散百年公私之蓋藏一日而空百年中原之人心一日而失鄧友龍敗朝廷以丘崇代之臣從丘崇至于淮甸目擊橫潰爲之推尋其由無一而非棄疾預言於二年之先者所集民兵皆鋤犁之人拘留維揚物故幾半臣言之崇一日而縱去者不啻萬人此蓋犯招兵不擇之忌也禁旅民兵混而不分爭泗攻壽相戕殆盡此蓋犯兵屯不分之忌也兵數單寡分布不敷人心旣寒望風爭竄此蓋犯軍勢不張之忌也十月晦夜虜人以筏濟兵已滿南岸而劉世顯等熟臥不知倉皇授甲一鼓大潰又犯謀候不明之忌也丘崇經理曾未三月而虜騎已渡淮矣夫往者之轍來者之鑒也覆而不鑒則又前轍耳今日之事固與前日大

異向也一於謀人今焉專於自治九重之所宵旰廟堂之所經理無一日或忘也而臣區區之意竊謂邊方事宜誠難遠度伏願陛下詔諸將使之相度山川形勢覽觀丙寅覆轍上而川蜀中而襄漢下而兩淮凡彼之所必攻而我之所當備酌其輕重量其緩急大綱細目俾各以所見條具來上朝廷爲斟酌而行之如其所欲爲而責其成功不及今無事之時使之得以盡所欲言一旦有故彼將曰某城朝廷所築也某兵朝廷所屯也某寨朝廷所修也某池朝廷所浚也力盡於不當爲之所而功遺於所當用之地非吾所與知也於是得以有辭矣昔之英主駕馭將帥或面詰或疏問使之空臆盡言因得以第其才能而占其成否皆若是也至若關宗社之大計圖不世之偉功則固有李德裕處回鶻之事而可以弭後患神世衡自任邊方之責而不以累朝廷此則未敢遽言也樂禮征伐自天子出惟至神獨斷之十二月除秘書丞依舊兼權右司郎官公連歲班朝屢求外補十年四月除江東運判昇節鄉部

時以爲榮陞辭章宗謂宰相曰程瑛可容其補外遂復以舊職留公之處都曹也凡郡國獻之來上者必審克之每夜分不寐多所平反一時公論獨歸重焉六月丁內艱十二年九月服除或援舊比勉公以姓字通富軸公曰吾生平所守直道耳况今憂患之餘寧復于進哉十月除浙西提舉謝表有云平生疎樸旣懶趨驃騎之門咫尺寒溫亦罕至長安之第於此可以見公之心矣部民投牒旁午公隨至剖決靡有遁情逮建臺以激濁揚清爲己任一道聳然公帑浮費節以制度以餘積下屬郡增常平廩預備荒札治最上聞十三年十月瑞慶節公以畿內使者隨班稱壽寧宗惜其去後除秘書丞兼權右司郎官十四年正月除秘書省著作郎兼職如故六月除軍器少監兼職如故尋兼權侍立修注官八月除國子司業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權直舍人院公以宿望掌教成均命下之日六館之士咸以獲遂執經爲幸九月除起居舍人兼職如故十五年九月除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同修

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權中書舍人公持銓衡惟公惟平人不可干以
私雖軋以權勢亦不為動但應之曰此銓法也十六年正月差知貢舉
禮闈得人為盛徽棘入見奏謝寧宗玉音再三褒獎十七年七月除守
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蔽垣史館兼職如故閏八月初三夜理宗即位
十月除兼侍讀講筵肇開公上言曰臣聞人主之學與儒生異與諸君
亦異儒生之學在於釋訓詰諸君之學在於通大義至於人主之學則
不然貴乎力行而已傳說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又曰王人
求多聞時惟建事夫知而必見於行聞而必見於事是豈徒知徒聞哉
三代而來英君詎辟知以講學為務者其功業必見於天下至若季叔
之世豈無聰明之君惟其不務人君之大德而好文章之小技至與臣
下較工拙於一觴一詠之間而紀綱陵遲政刑敗壞生民塗炭則未嘗
一過而問焉夫如是又何取於學哉我宋龍興聖聖相繼觀堯舜之用
刑而深懲近代之密網我藝祖豈徒學乎觀周公之無逸而重戒人主

之自豫我仁皇豈徒學乎觀大禹之勤儉而力非人主之貪心我孝宗
豈徒學乎先皇嗣統仰法前代惟其所學而見之躬行用能三十一年
之間方內又安舊疆邊陲是皆學形於治而治本於學也恭惟陛下飛
龍在天萬物咸覩既能以講學為先必能以躬行為急凡經訓之垂史
策之載事之涉於事親者必反覆講明而躬行於寧神養志之間事之
涉於進賢斥佞者必反覆講明而見於觀人察士之際事之涉於嚴監
司牧守將帥之選者必反覆講明而見於博採公言之時凡事之關於
治體涉於教條必明辨審思而力行之若夫多聞以為博多見以為富
無益也夫如是則智慮堅定聰明益開措之政事功業日隆上天眷休
與宋無極玉音稱善者久之是月除權刑部尚書兼職並如故經筵進
讀因呂蒙正論唐末命令出於輔臣公奏曰唐自天寶以後元宗時天
下之富盛不復留意於治故舉天下事悉付李林甫德宗付之盧杞穆
宗付之李逢吉敬宗以後尤不足道狎近小人舉國以聽此唐祚所以

衰也然唐虞三代何嘗不任其臣但問其所任者得人與否爾上曰所
陳極是又問太宗寶訓云治世少而亂世多君子少而小人多何也公
奏曰先正有言自五帝立經陳紀以來至于本朝凡四千餘年其間治
平僅三四百年爾其餘非昏闇之時卽削弱之時非削弱之時卽危亡
之時然治世所以少而亂世所以多者正緣君子少而小人多也然天
未嘗一日不欲天下之平治也聖君出則君子多庸君出則小人多爾
天顏大喜以爲極是極是又因進讀祖宗文章筆札卷畢公奏翰墨詞
章固帝王之能事然堯舜之文具存二典寂寥數語無非治要至論書
法則太宗之留意詞翰實在借國削平之後真宗之銳情文墨亦在澶
淵却敵之餘今日所甚急者民力未裕更當擇監司兵力未振更當選
將帥士習未美更當明政刑區區翰墨詞章豈足爲陛下進上曰朕每
聽卿所言最爲詳明寶慶元年十月除試禮部尚書以身兼二制力辭
西掖得請仍兼直學士院兼侍讀併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又因進讀

太宗謂近臣曰方今四方所入財賦兩倍唐室公奏臣竊考淳化間乃
天下極盛之時而財賦之入一歲止一千六百餘萬元豐增至五千萬
然是時三百餘州也南渡以後二百州一歲之賦乃六千餘萬比國初
增五倍比元豐又增一倍矣然邊未撤警國用未裕取之以此百姓固
知朝廷之不得已也最是州縣之吏又從而取贏焉民困愈重矣要須
時取其甚者而警飭之庶幾百姓其少瘳乎上深以爲然時因霪雨公
奏雨與水皆陰類也外而戎狄內而寇盜皆所當慮則所謂應天以實
不以文陛下恐懼警省側身修行尤所當盡如玩乾而自強玩咸而虛
受玩頤而節飲玩損而窒欲以至法堯之求賢而吁於用蘇法舜之達
聰而深於惡讒法文王之憂勤而日昃不食法商宗之無逸而享國久
長其見於政事者尤當加意今民貧極矣而州縣不恤兵貧亦極矣而
將帥不恤要當謹簡監司以恤民嚴飭將帥以恤兵然後建重鎮以新
觀聽擇老將以專節制益戰士以壯軍容厚犒賞以作士氣使吾之根

本益壯精神益強則守可也和可也攻亦可也無往而不可焉易敷而
豐化蓄爲祥特反掌耳而又何戒狄寇盜之足慮邪且昏墊之蓄未有
其於堯之九年者而堯廷之上大綱小目日事整飭焦烈之害未有過
於湯之七年者而有商君臣修其政刑儻然若不能以終日古人之畏
天一日爲一日之功一歲計一歲之効君則斷斷行之天則斷斷應之
天人相與之際捷於影響上曰踰月住講不勝渴想今聞卿講論頌覺
豁然二年正月上御經筵命公再知貢舉八月兼權吏部尚書十月除
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玉牒官仍兼侍讀時翰死自叅政樓公鑰而後
虛其選者二十有一年逮公拜命中外莫不榮之三年十一月因經筵
進讀公偶爲風寒所侵上眷優隆賜湯液賜薑粥天使絡繹拊
問人皆知上有柄用意而公知有忌者會有長子戚遂決意告歸力仲
祠請上答詔不允挽留甚力公請至于四五紹定紀元三月上不獲已
從之除煥章閣學士知建寧府公以祈閒得郡殊非本心遂再力辭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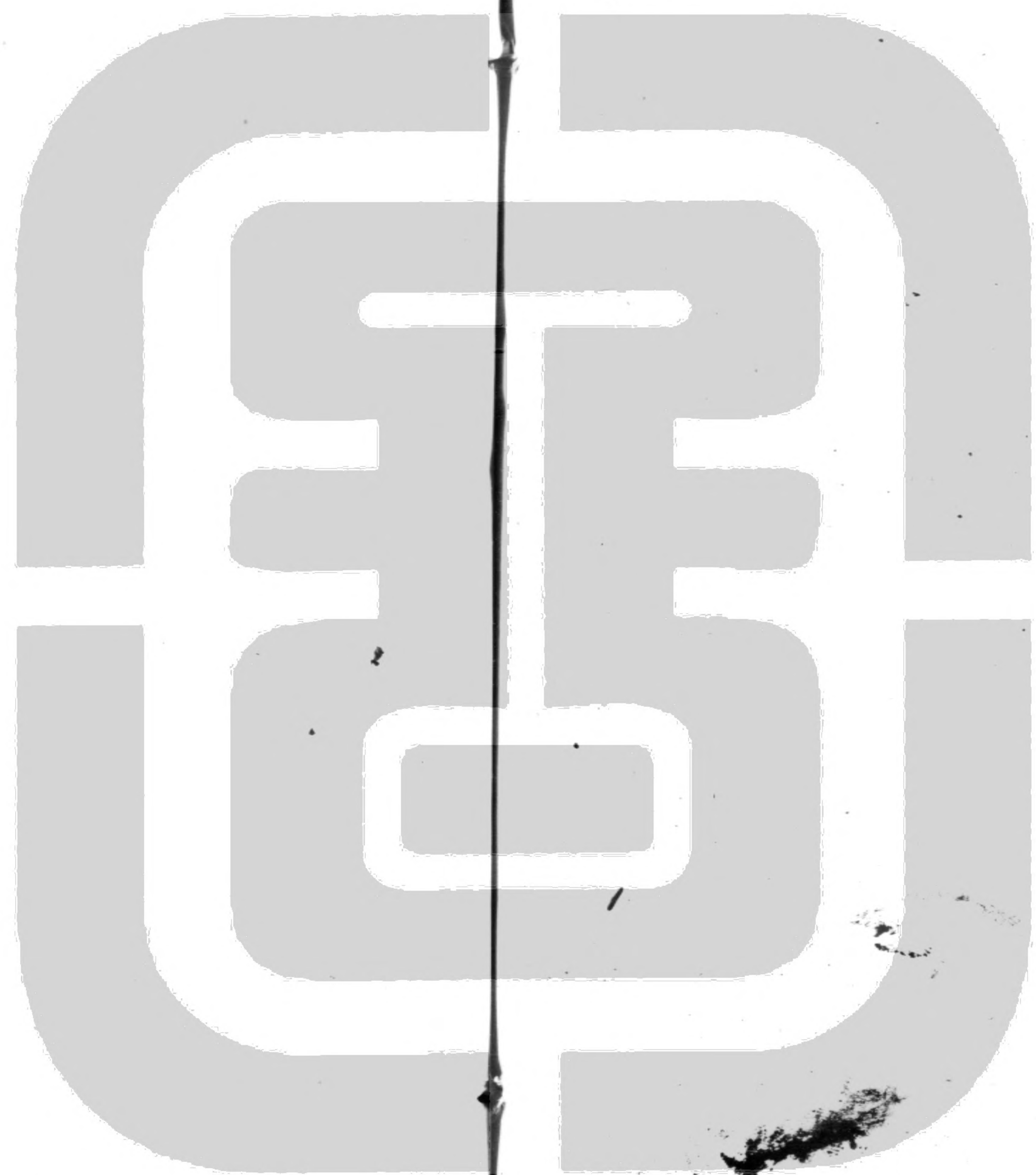
乃答詔不允公遂罷勉于行七月至郡奉行寬大崇化厚俗期相安於
無事聽訟燭見隱微豪猾無得逞屬邑官賦不事苛迫時叅政真公德
秀家居以書達公曰人稱三四十年来無此賢太守二年汀邵盜作諸
臺以言論異同由是賊勢猖獗汀之寧化南劍之沙邑邵武之建寧光
澤皆奔爲丘墟駸迫汀邵城治七閩繹騷十一月除公招捕使節制
軍馬時建寧承平日久禁卒額雖千餘而罕知兵革調遣他郡則皆以
城守爲辭公遂就本郡禁卒中選精悍者仍叛翼虎飛熊二軍招刺強
勇三千人擇士人知兵者訓練統率而前以紓二郡之急且用間謀離
其徒黨使之自相屠戮捷奏日聞大酋二十納款投降平定有期而閩
漕懷舊恨忌公成功乃以坑降疑羣盜素服公威信不以爲然公念
間從中起何以底績於是屢上祠請且薦陳公韓以自代三年三月以
煥章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公歸途經浦城真公德秀迂于
遠郊謂公曰玉堂旣去一路失此賢師帥其將疇依乎公還故山日徇

律於泉石手不釋卷每以未老得閒爲樂四年二月時李知孝在諫坡以公守肆日嘗有私謁公弗從遂妄譏毀去職與祠公處之泰然端平紀元上親攬權綱厲精庶政知孝貶斥除公敷文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公上免牘答詔不允詔詞有曰屬躬於政權尤匪輕於名器卿夙儀禁近備罄忱恂茲注想於典刑肆亟放於綸綍告詞又曰久不見生諒未究設施之蘊何以告我尚有資啓沃之忠蓋用公之意未艾也嘉熙紀元四月除知寧國府二年六月除知贛州公懇辭其力上皆從之仍奉舊祠三年正月除寶文閣學士祠廩如故六月除知福州兼本路安撫公上免牘尋拜不允之詔然公倦於出再力伸祠請遂復以舊職奉祠淳祐紀元四月除龍圖閣學士奉祠仍舊公歸自建以寵榮爲懼故頻歲以來納祿之費不知凡幾上每答詔不允詔詞有曰卿昨告老朕不欲強卿一來姑畀祠廩茲又抗牘祈遂謝事其非所以體朕也矧卿嘗爲朕甘盤矣何至遽起桂冠神武之想乎其勿出此

年四月游騰告老之章懇請愈切上方俞其請除端明殿學士依所乞致仕公累載告休一朝得遂喜形于色第以端殿殊恩詎容遽拜又上免牘上復詔答不允公遂拜命日以登臨自娛六月八日偶覺伏暑越宿已康復屏藥却醫起居飲食對客笑言無異常時十有三日忽呼子暨孫列于前語之曰吾奮由儒素受知兩朝年幾八袞一無可憾所望者爾曹力學自修則吾雖亡猶生耳無一語及家事言已薨于正寢公生於隆興甲申八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九遺奏聞上恩贈特進與致仕遺表恩澤訃音之傳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有斯文之嘆有洛水先生集六十卷內制類彙十卷外制類彙二十卷藏于家公生平以就人才爲己任預薦進者登揆席參政機班法從居臺諫皆爲當世名臣泮澹無聲色奉每戒家人用無過侈服無過華至姻族閭里貧不克振周之惟恐或後義方訓嚴諸子刻志問學平居暇日常謂其子曰吾他時終于牖下當斂以時服衣裳之外他無所事也厚葬古人所戒非徒無

益適爲累耳爾曹識之淑人之斂黃白緇銖不內諸匱公娶金華王氏
封淑人丞相文定公淮之長孫女生于相門不以富貴自驕簡靜端莊
動由禮法先公一年卒實元年二月十一日也享年六十八子三人若
水承事郎監鎮江府寄椿庫若曾承奉郎監兩浙轉運司造船場計置
物料官俱先歿若愚宣義郎前饒州德興縣丞孫男四人其載蚤亡其
屋承奉郎監臨安府糧料院其深其仁並承務郎未銓曾孫二人通孫
振孫曾孫女一人公之孤將以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壬申窆公于休寧
縣和睦鄉萬松山之原遵治命也蓋嘗論賢哲之生氣稟必異故見諸
躬行發諸詞章措諸事業亦決非世俗所企及惟公天稟清高離倫絕
類已見於齡齒賦冰時其持身介然有守斐然特立名流莫不敬競
欲締交而後學有志之士則皆尊之仰之以爲範模於書無所不讀發
而爲文自成機杼神韻絕出故落筆妙天下援引今昔博學之士不能
究知其詞雅健精深遠逮古作根本誼理扶植名教有補於當世學者

誇傳而爭誦之論奏皆剴切當上意雖經綸抱負不獲盡展于世而兩
朝著渥始終弗替凡此皆近世所罕見者午州里晚生夙蒙公異知試
邑餘杭時公爲禮部尚書以廉相舉故又於公爲門下士歲在乙未孟
冬午扶護先大夫歸葬方抵里中未及仲致哀挽之請公首賜長篇以
爲存歿之榮是豈可忘哉今公喪事有目前期若愚書來白先公生平
出處相知深相予厚莫若予敢以行實一編丐定次將告諸太史氏以
信今傳後午何敢以不韙辭謹具如右謹狀淳祐三年十月日門生朝
議大夫行監察御史呂午狀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book,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chapter indicator, appearing as dark ink on the binding edge.

聖